



第一章：科幻概說與科幻交響曲

——從「科學幻想」、「思想實驗」、「超現實合理化」
到「如果的藝術」

要解釋清楚「科幻小說是什麼？不是什麼？」可能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。中文讀者在吳岩主編的《科幻文學理論和學科體系建設》和「西方科幻文論典譚叢」共五冊，還有吳岩的著作《科幻文學論綱》，北京大學翻譯出版的亞當·羅勃茨的《科幻小說史》等等，可讀到精闢的論說；本書盡量提出個人的創見部分，不再重覆已有的。由於科幻奇幻的混合，兩者相互靠近甚且合流，以致糾纏難分，硬科幻、軟科幻的領域也模糊難以劃清，文學表現形式的不斷創新，西方科幻學者甚至說「有多少科幻作家，就有多少科幻定義。」也就是說，每一位科幻創作者都有自己所把握的定義，心中各有一把尺，真正的文學藝術創作者是不需要受束縛的。正如已故作家趙滋藩——1956年由香港出版三本「科學故事」，成為台灣中文科幻創作的先聲——曾經說的：「歷代的作家持續不斷的為反抗文學的定義而戰。」我相信很多作家甚至故意在他的作品奇幻裡包含科幻，科幻裡包含奇幻，或是兩者界限不清。《魔戒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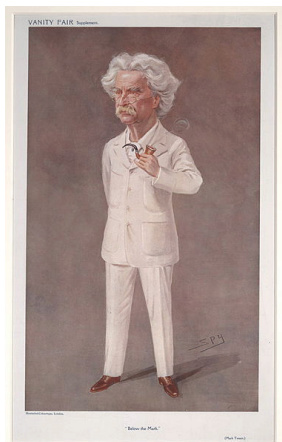
小說和電影，明明是奇幻，二十世紀的三位科幻大師之一的艾西莫夫，在他的《論科幻小說》一書中評介了《魔戒》，賦予了科幻的意義，指出「莫都就緩慢發展並接管了整個星球的工業世界，消耗並毒害地球，精靈象徵著工業化以前由然而來技術，.....霍皮人則象徵著人類樸的田園詩般的過去。」

儘管如此，科幻的核心所在（合理化／科技想像）是不變的，變化的是核心以外的空間部分，不斷的加入混合奇幻元素或文學描寫，好比歷史上漢人血統不斷的擴大混合，今天的漢人已經成美國華裔、法國華裔、日本華裔、澳洲華裔.....等名目繁多的血統混合人種，跟原來的漢人在外表和文化內涵上已有差別，未來年深日久，血統混雜偏離核心太遠，當然越來越不像原來的漢民族的樣子和漢文化，只是含藏保留了漢人血統，於是，我們看到不像科幻小說的作品被納入科幻之林，諸如獲得諾貝爾獎——威廉·高汀的《蒼蠅王》、卡夫卡《變形記》、李敖《虛擬的十七歲》、吳明益《複眼人》、高翊峰《幻艙》、譚劍的《黑夜旋律》或者，諸如魔幻寫實類的小說，波赫士、卡爾維諾的作品，也有名目繁多的混血科幻以同性戀、情色、吸血鬼、科技驚悚、政治、太空劇、武俠、時光穿越.....出現在華文世界。

科幻小說定義上的模糊，反而成爲此文類多向性的特殊發展空間，傳統的主流文學作家也不乏嘗試科幻創作。著名的美國作家馬克吐溫，除了寫過《亞瑟宮庭的美國佬》，算是時間旅行的先驅以外，他的《44 號神祕房客》則是融合了推理、科幻、奇幻、心理分析的小說，評論家詹宏志說，它比較像是一部魔幻寫實的「早產兒」，此外，馬克吐溫的《顯微鏡內三千載》反思人類像是微生物一樣，地球也不過是一小粒血滴，沿著銀河系的血脈流動，而微生物寄居我們身體之內，靠我們生活，還使我們生病，他們生存的目的何在？

特別提起馬克吐溫（圖），是因為馬克吐溫是以青少年文學《湯姆歷險記》、《頑童流浪記》著名，他的科幻思維

→ 馬克吐溫





正呼應了我先前所洞見強調的理念：科幻小說，是一種童話特質的文學。像馬克吐溫這樣具有童心情懷的人，出現科幻式的作品，就不足為怪了。美國評論家佛蘭克林（H. Bruce Franklin）指出，十九世紀美國主要的文學作家包括一些二流的文學作家，很少有人不曾寫過幾篇科幻小說的，至少也會寫個烏托邦式的愛情故事。

科幻小說向文學領域傾斜，比較有人文藝術空間成爲「軟科幻」，往科學的一端靠攏，常被指爲「硬科幻」。這裡，指涉為「硬軟科幻」，只是基於研究上和指涉的需要而為之，並非認為科幻小說就分為硬軟兩種，比較精確的說法是：傾向硬性的科幻或傾向軟性的科幻；也有從主題意識和意涵分爲嚴肅的科幻，娛樂的科幻。

科幻小說從「科學幻想」到「思想實驗」以至「合理化，超現實」「如果的藝術」，可以說是一種由核心所在的狹義定義擴展到廣義定義的演進。